

埋骨風城：現代佛教改革健將大醒法師 在新竹三年記事¹（二）

江燦騰

一、前言

現代中國佛教改革健將大醒法師（一九〇〇—一九五二）在新竹三年（一九四九—一九五二）記事，過去很少有臺灣佛教史學者或新竹在地的文史工作者，能從較深入的歷史發展脈絡與處在現代臺灣佛教巨大轉折點上的歷史角色這雙層兼顧的觀察角度，來理解他與介紹他，導致他在新竹三年的相關記事，通常被提及的就僅限以下幾點：

一、一九四九年四月底，因大陸統治權即將鼎革，所以在一片離亂的大逃亡潮中，大醒法師帶著過度高血壓的病軀，匆忙離開浙江名利雪竇寺住持的職位，只帶著身為太虛大師改革派佛教刊物《海潮音》主編的相關稿件與證件等，先到臺北市仍有市府兵役科和警務處的交通大隊在內的名刹善導寺短暫落腳，擔任該寺導師之

一與主編《海潮音》的在臺復刊事宜。

二、但因在善導寺的居處環境不佳，²又法務過於忙碌，導致高血壓病況嚴重，不得已在一九五〇年四月底轉到新竹市香山一座北門鄭家所有的「一善寺」養病，同時繼續編輯與發行《海潮音》的臺灣版。該寺的環境幽雅，花木扶疏，房屋不多，鄰近海邊，又有寺中帶髮修行的幾位齋姑，很細心的照料他的生活起居。³

三、一九五一年秋季，大醒法師因來新竹市香山養病一年半多，他的高血壓病況略有好轉，便應聘到新竹市青草湖靈隱寺主持「臺灣佛教講習所」的第一屆招生與教學工作。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八日，舉行開學典禮。

可是，病軀不堪負荷，才主持一個多月的教學與教務工作，又於同年十二月十二日，並一度帶著學員北上臺北縣五股坑觀音山凌雲禪寺，替蔣經國的亡母毛福梅

舉辦辦大型經懺法會祈冥福。這是延續他在浙江奉化住持雪竇寺時的慣例。⁴

不過，他這次沒有按佛教慣例，分給前往參與凌雲禪寺法會助唸經懺者應得酬勞，反而決定用此筆酬勞，來為學員統一置辦僧鞋僧服等，以改進學員外在威儀。但，對處於極端窮困下的眾學員來說，能有收入可供日常開銷才是第一優先，所以有人撕去講堂上所貼的公告，以示極度不滿的無言抗議。

之後，由於路況不佳，又在半夜搭軍方所派的車輛前往，「山上又沒有電燈，也沒有包袱人情。回來之後，因為大家不舒服，也沒有什麼好處，二方面大醒法師被唯慈與許多法師，弄得難以招架，哭了起來。三更半夜在房間哭得蠻傷心的大醒法師，回到山上來，再加上鬧了風波，整晚沒睡，為此就中風了。一中風當然我們就這樣解散了」。⁵

如此則他既無法持續主持：「臺灣佛教講習所」的教學與教務工作，就只好委請他人暫時代理。⁶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他被送到臺北鐵路醫院，請醫生治療無效。之後被草率安置在善導寺，勉強用各種藥物試著治療，直到一年後（一九五二—一九五三）病死為止。所以，他在公務方面，與靈隱寺的關聯性，僅

此一個多月在該寺主持「臺灣佛教講習所」的教學與教務工作而已。

四、之後，因靈隱寺主持無上法師，接受大醒法師信徒與學員共同支付建塔所需費用，便親自辛勞地為其建一簡陋的有水泥基座的方形塔，以置放大醒法師火化後的靈骨舍利。

此塔旁立有一塊建塔因緣的碑文。又因大醒法師平時常自署「隨緣老人」，所以此塔取名「隨緣塔」。

五、但因「隨緣塔」地點偏僻，又長期無人照顧清理，十分荒廢，雜草叢生。所以等到其同門印順長老所創辦、位在新竹市高峰路丘陵上的「福嚴精舍」內，增建一處「福慧塔院」時，便將靈隱寺「隨緣塔」內的大醒法師靈骨舍利，移至「福慧塔院」置放。

六、迄今，靈隱寺「隨緣塔」內已無置放任何骨灰，只是空塔依然存在，供人憑弔而已。

所以，過去雖有五種主要記事來源：（一）侯坤宏博士所寫的「未竟之業：新竹靈隱寺辦學史」。⁷（二）印順長老所寫的「行狀」。⁸（三）演培在《一個凡愚僧的自白》所提及的。⁹（四）于凌波在「把《海潮音》遷至臺灣的大醒法師（一八九九—一九五二）」的相關介紹。¹⁰（五）釋見豪、釋自衍採編，《樸野僧·

無上志：新竹靈隱寺無上和尙圓寂五十週年紀念》，有較完整說明。但以上共五種的任何一種，其相關材料與敘述，都不出上述內容。

因而，我們擬增加大量的新資料，¹¹並改以新佛教人物傳記的書寫角度與內容介紹；亦即，從較深入的歷史發展脈絡與處在現代臺灣佛教巨大轉折點的歷史關鍵性角色的雙層觀察角度，來理解他與介紹他。

此外，他死前兩個多月（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七日），曾到「臺中佛教慎齋堂」參加有「臺灣佛教馬丁路德」之稱的林德林（一八九〇—一九五一）葬禮，並致贈輓聯，其內容為：

廿三年文字交深，現代僧伽，南瀛佛教，曾同一鼻孔出氣。

千萬經卷論理妙，典中水潦，島上葛藤，無第二知識分清。¹²

可見他是在稱讚林德林與過人佛教智慧，並表示他作為「太虛流新僧」，早已和林德林建立深厚交情。但，這一對「佛教馬丁路德」與「佛教改革新僧」，在此之前，是如何建立彼此交情的？其歷史真相為何？也是本文要加以解說的。

二、歷史背景：從太虛大師到大醒法師的改革傳承史解析

（一）、新竹佛教人物傳記的新詮釋概念及其運用對象

1. 新詮釋概念的相關說明

首先，侯坤宏博士在本期同時刊出的「新竹市佛教人物掠影」一文中，曾提到：「傳記主體是一個人的歷史，在展現個人歷史的同時，也記錄了一個時代的各種具體文化現象；吾人可以透過佛教人物傳記，了解一個地區在某個時代的佛教歷史」。

因此，有關「新竹佛教人物傳記」的必要撰寫對象，他認為可以從以下三方面來界定：

一、凡是曾經在新竹市佛教寺院擔任住持或常住的僧人：如斌宗、印順、演培、續明、仁俊、真華、幻生、明宗等法師；

二、曾經是新竹市佛教界所辦之佛學院（如臺灣佛學院、靈隱寺佛學院、福嚴佛學院、壹同女子佛學院）之師生：如大醒法師、印海、妙峰、通妙、修嚴、淨明、厚基、能學、超定等法師；

三、出身新竹市或與新竹市佛教關係非常密切的人士：如靈隱寺無上法師、淨業院勝光法師、永修精舍寬

謙法師、李世傑居士等。

我同意這個觀點，所以我在本期《竹塹文獻雜誌》第七十一期，負責所撰述的對象，就是擔任傳偉勳教授（一九三三—一九九六）與大醒法師的傳記書寫。

再者，我過去雖認為：「在臺灣新竹市佛教三百年來的發展過程中，除了信仰的層面與信仰場所的相關介紹之外，有關佛學思想現代學術研究的概況，又是如何？是值得介紹的。」

因為新竹不但有臺灣第一義學高僧印順導師（一九〇六—二〇〇五），也有聞名國際的佛教哲學家傳偉勳教授，更有戰後享譽全臺佛教界數十年的重量級在地佛教學者李世傑（一九一九—二〇〇三）。¹³

亦即，當時我側重的雖是「有關佛學思想現代學術研究的概況」。

可是，當時因為時間匆促，所以來不及介紹傳偉勳教授；也沒有足夠的相關資料來撰寫一位現代中國佛教改革健將大醒法師在新竹三年記事。

直到我主編本期的「新竹市佛教人物專輯」時，才終於將此兩者的佛教學術思想傳記完稿，¹⁴了卻生平一大心願！

2. 運用對象：從太虛大師到大醒法師的改革傳承史

在探討有關「太虛流新僧」¹⁵大醒法師的前期佛教事業傳記、及其作為改革歷史角色的形成之前，有必要先將其俗家背景，略作引言，以作隨後相續解說時的論述指引線索之用。

新僧大醒法師是在二十世紀的第一年，出生於江蘇省東臺縣，俗姓袁，是清末士紳家族的子弟，受過良好的正規教育。他出家之年（一九二四），已虛歲二十五，但才剛從東臺師範學院畢業，前途似錦。所以他當時的處境，大不同於其他出家僧侶那樣不得已的人生處境，才因不得已而走向出家為僧之路。反之，他是帶著清醒的理性選擇與具備必要的現代教育師資訓練之後，才毅然選擇走向革命性的新僧侶志業生涯的。

此從印順長老為其撰述的「行狀」前幾段，就可以清楚讀到我以上所述的同樣情況，只是他用典雅精練的文言文來表達而已。例如，首先他說：

法師名機警，晚年別署隨緣。太虛大師字以大醒，因以大醒行。俗姓袁江蘇東臺世家子；畢業於母里師範。讀《憨山夢遊集》，¹⁶遐然有出世志，因從讓之和尚剃落；時民國十三年，年廿五矣。是年夏，虛大師講《維摩經》於光孝寺，法師始側講席。秋，去「

武昌佛學院」，專心內典。法師於整僧護教，願力甚宏，揭「新僧」為號召；虛大師因為字以「大醒」。¹⁷

但是，他上述的出家前後的相關變化歷程，如果用來對比他出家後矢志追隨的現代中國佛教革新派領袖太虛大師本人的情況，恰成強烈的對比。

因此，以下本文先介紹太虛大師是如何成為著名的當代佛教改革者。我們須知，這一部分的解說之所以必要，是因大醒法師是成年後才出家，在出家之前，他與當時的佛教界接觸不多；但他又在出家不久，就躍居成為重要的佛教改革健將，這是不合歷史常規的。

而之所以能支持他作為改革家的角色，其實完全是奠基於其追隨者太虛大師的改革教育事業，以及太虛大師的佛教成長經驗。若缺這一塊介紹，大醒法師的歷史角色就不明顯，也不可解。

所以，本文特先將其詳加介紹，當作歷史背景來理解。如此一來，大醒法師與太虛大師的改革共識，便具有足夠的歷史理由來支持。

之後，才接著介紹作為改革者太虛大師的最親信、也最得力的改革助手大醒法師本人，也相繼成為「太虛流新僧」的相關歷程，及其實質作為狀況。於是兩者的

歷史銜接就可以清楚建構起來。

（未完待續）

註釋：

1. 編註：本文為作者個人研究論述與見解，不代表本社立場。
2. 根據星雲的回憶，當年「我們在路上，雨愈下愈急，水已深達腰際，只能寸步移動，找尋高一點的道路慢慢前行。終於在午後黃昏時到達善導寺，大醒法師見到我們，他表示自己住在這裡，也是寄人籬下，自身難保，對我們前來，實在難以幫助。這也難怪，那個時候的善導寺，有臺北市政府的兵役科及警務處的交通大隊住在裡面，只留一個小木屋給善導寺的幾個人眾居住，另外就只有一個大雄寶殿而已」。星雲，《參學瑣談：憶大醒法師》，人間佛教通訊社，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3. 幻生，「從認識大醒法師說起」，沈九成主編，《內明》六十九期（一九七七年十二月），頁二十三。
4. 根據佛光山星雲的說法，他認為：「一九四六年，大醒法師繼太虛大師之後，接任浙江奉化雪竇寺住持，蔣公從小住在雪竇寺，母親經常禮佛誦經，蔣公因而對佛教很護持。很多人都說，雪竇寺好像蔣家的寺院一樣。大醒法師告訴我，在妙高臺上，他送過不少次的書、煮了

很道地的素菜給蔣介石先生食用，可見他和老蔣先生關係密切。……（大醒到靈隱寺辦學）不久後，聽說蔣經

國先生要在觀音山做一場佛事，超薦他的母親毛夫人。

毛夫人是蔣介石先生的原配，也就是經國先生的生母，

於抗戰初期在大陸被日本人的飛機投彈炸死，據聞經國先生那時候十分悲痛，誓言要「『血債血還』」。後來到

了臺灣，於一九五一年，應該就是他母親逝世十周年紀念，便想舉行一堂超薦佛事。由於大醒法師曾是奉化雪

竇寺的住持，過去雪竇寺和蔣家一直有很深的因緣關係

，知道大醒法師在臺灣，蔣經國先生很高興，就邀請大

醒法師主持這一場佛事」。星雲，《參學瑣談：憶大醒

法師》，人間佛教通訊社，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5. 以上的發展過程，根據當時年紀幼小的學員淨良，曾有如下的簡單記憶：「當時大醒法師當我們的監學，大醒

法師睡講堂後面房間，跟我們睡一個木板而已。後來蔣

經國母親毛夫人在觀音山做七，因大醒法師跟蔣過去有

往來，透過某種關係請達心法師，帶著我們同學幫蔣母

唸經，是時三更半夜，坐阿兵哥車子，山上又沒有電燈

，也沒有包是人情。回來之後，因為大家不舒服，也沒

有什麼好處，二方面大醒法師被唯慈與許多法師，弄得

難以招架，哭了起來。三更半夜在房間哭得蠻傷心的大

醒法師，回到山上來，再加上開了風波，整晚沒睡，為

此就中風了。一中風當然我們就這樣解散了」。釋堅如，「淨良長老專訪」（抄本）（高雄佛教道場）。

6. 釋見豪、釋自衍採編，《樸野僧·無上志：新竹靈隱寺無上和尚圓寂五十週年紀念》，頁一四五—一五一。

7. 載《竹塹文獻雜誌》第六十四期，二〇一七年九月，頁二十八—四十二。

8. 收在大醒法師遺著編輯委員會編，大醒法師著，《大醒法師遺著》（臺北：海潮音社，一九六三年）的序文部分。

9. 演培，《一個凡愚僧的自白》（臺北：正聞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10. 收在干凌波，《中國近代佛門人物誌（三）》（臺北：慧炬出版社，二〇〇四年），頁二四五—二五六。

11. 見本文「參考書目」。

12. 收在大醒法師遺著編輯委員會編，大醒法師著，「第一位是德林和尚」，收在《大醒法師遺著》，頁九〇—

九〇一。

13. 江燦騰主編，《跨世紀的新透視：臺灣新竹市三百年佛教文化史導論》，（臺北：前衛出版社，二〇一八），頁

三五—。

14. 有關「活躍在解嚴前後的佛學思想家：我所實際接觸與所理解的傳偉勳學術傳記」一文，將與本文在本期「新

竹市佛教人物專輯」內，一併刊出。

15. 在本文中，「太虛流新僧」與「新僧大醒」或「新僧」，都是指大醒的同義詞。

16. 《憨山夢遊集》是明末四大師之一憨山德清的文集，是明末大佛教改革實踐家禪僧憨山德清所著文獻彙編。基

本上，近代中國改革的啓蒙教材，主要是承襲明末改革經驗的。見江燦騰著，《晚明佛教改革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17. 印順，「行狀」，收在大醒法師遺著編輯委員會編，大醒法師著，《大醒法師遺著》，序文。

玄奘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勇奪國際大賽銅獎

玄大視傳系致力培育優秀專業人才，學生歷年參賽屢獲佳績，近期再傳捷報。學生作品「深夜節幕」參與第二十一屆「白金創意國際大賽」，在競爭激烈眾多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榮獲綜合設計類銅獎，表現亮眼。

這次獲得第二十一屆「白金創意國際大賽」綜合

設計類銅獎的作品「深夜節幕」是由學生周雨柔、張詠淇、曾梓庭共同企劃設計。作品主要是強調光害對生物所帶來的生活影響，呼籲過多的人工照明系統對自然環境帶來極大的危害，設計37張生物卡以透光表現來放映三十七種生物受到的光害影響，指出現代人工照明對生態造成的嚴重迫害，喚起大眾的危機意識。

指導老師于敏玲表示，學生對這個主題相當堅持，在設計企劃過程對自我要求極高，不論執行規劃或

是細節處理都具有相當高於學生一般能力之上，展現設計表現專業態度與完成度。玄奘大學視傳系在學生學習四年歷程中，有多元的教學內容激發學生對設計領域的學習，如這次得獎學生在學期間都曾參與業界實習、移地教學、展演規劃、文創設計等課程，不僅學生在設計領域能夠專精到位，並能在跨領域之觀察與業界銜接上都有所經歷。

玄大視傳系主任吳敬堯表示，玄奘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以培育優秀設計師為教學理念之一，在國內外多有不少學生競賽獲得相當好的成績。如教育部所主辦「全國學生美展」，都得到特優、優等、甲等多名佳績。玄奘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配合廣告商業設計與互動遊戲媒材，培育跨域多元人才為教育目標，鼓勵學生參賽，持續以國際競賽獎項邁進。